



姚雪垠文集

差半车麦秸

中短篇小说



13



姚雪垠文集

13

差半车麦秸

中短篇小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姚雪垠文集. 第13卷/姚雪垠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02-008126-4

I. ①姚… II. ①姚… III. ①姚雪垠(1910~1999)

—文集②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2309号



本卷说明

本卷收短篇小说 24 篇、中篇小说 4 篇。其中《红灯笼故事》经补充修改后收入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一书中；《自焚》、《陈圆圆与吴三桂》、《红娘子》三篇原系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四、五卷中的章节而定稿时未用。另有若干曾发表而未收入本书的作品，则在书后“存目”中列出篇名。

作品除《自焚》、《红娘子》外均曾公开发表。本卷大致按发表时间先后编排，并在每篇篇末注明刊载的时间与报刊名，作者自注的创作时间、地点也一概保留。编校时参阅了已出版的各种选集和单行本，包括 1942 年的《M 站》、《红灯笼故事》（桂林文学译社），1943 年出版的《重逢》（重庆东方书社），1943 年和 1947 年两次出版的《差半车麦秸》（桂林远方书店、上海怀正文化社），1994 年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姚雪垠》（香港三联书店）等。

本卷作品初次发表时绝大部分署名“姚雪垠”、“雪垠”，个别用其他笔名的则在篇末注明。

有的小说发表时对其中某些土语或特定时代特定阶层人物所用的词语加了注，收入本书时保持原样。

目 录

短篇小说

两个孤坟	(3)
强儿	(11)
野祭	(14)
山上	(21)
小罗汉	(33)
七月的夜	(49)
碉堡风波	(63)
捉肉头	(72)
查夜	(79)
援兵	(83)
M 站	(95)
生死路	(105)
大选	(117)
差半车麦秸	(129)
红灯笼故事	(142)
伴侣	(155)
等待	(171)
人性的恢复	(190)
突围记	(205)

回到祖国的岗位上	(228)
实习的第一课	(242)
草堂春秋	(264)
陈圆圆与吴三桂	(282)
自焚	(291)

中篇小说

重逢	(299)
母爱	(365)
三年间	(493)
红娘子	(515)
附:本卷存目	(559)

短篇小说

内 容 提 要

本卷短篇小说中相当部分作于抗战以前,这些作品以一种苍凉的笔调,从若干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生活的痛苦。抗战时期创作的《差半车麦秸》、《红灯笼故事》、《伴侣》等或取材于现实,或以象征的手法以古喻今,技巧较之前期更为成熟;特别是《差半车麦秸》因为熟练地运用北方乡土语言而使人物、故事具有鲜活的色彩,在抗战时期曾产生广泛影响,是短篇小说中的代表作。其它作品则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其中《草堂春秋》是以杜甫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

《差半车麦秸》描写的是一个外号“差半车麦秸”的农民在抗战岁月觉悟、成长的过程。他为人憨厚、朴实,怀着“鬼子不打走,庄稼做不成”的朴素意识加入了游击队,却时时挂念着老婆、孩子和土地。刚到队上时,他称人“二哥”而不称“同志”;常常习惯性地吧烟袋递到别人面前:“你老抽袋烟吧?”夜晚宿营,他为了省油,偷偷灭掉营房的灯,造成了混乱。一次进村侦察,他又顺手拿了老百姓的一根牛绳。然而他终于逐渐习惯了集体生活,并在艰苦的斗争中得到锻炼,成为一名勇敢的战士。在一次战斗中他负了重伤,仍然拼命地向敌人射击,要“留下换他们几个”……

两个孤坟

—

今天是旧历的十月初一，是民间上坟烧纸的日子。晨曦躲在疏林后头，向地上偷偷的窥着。一位鬓发斑白的老媪，伏在一座新坟边，哭了一阵，诅骂一阵，如疯子似的闹有两顿饭的时候，她的悲痛的老泪才渐渐收住。然后她艰难的从地上爬了起来，把左近田里的土块搬了两块，添到坟头上去，又哭了两声，擤了一把鼻涕，抽咽着向南走去。

好几次她停住脚步，回过头来，看她那可怜的儿子，抱着海深似的冤屈，长别了衰病无依的老母，深深的埋在地下，永远的饮恨而缄默。听——旷野里的风号，鸟啼，和着坟旁小溪里潺潺的水声，好似诉不尽无限幽怨。伴他的也不过一早一晚流过坟头的野烟，无际的愁云，还有那沿着溪流两岸的枯草黄叶，蒙着白乎乎的严霜罢了。

坟边正燃着一堆纸，一道袅袅的白烟，随着旋绕的纸灰趋于消失。另有嘹亮的几声雁唳，发自浅绿的麦田，越发使伤心的她心碎肠断。

这冷寂的黄土堆中，葬的是一位不能瞑目的青年。这位青年的死，已经是半年前的事了。

这青年名叫王材，家住在南边半里外的一个小小的村里。村

里共有十来户人家，都是代代的过着佃农的生活。王材的父亲也是给人家种地。当王材十岁那年，收成太坏，竟至把地丢了。全家那时在掌柜面前，哭也哭过，跪也跪过，头也不知磕了多少，怎样哀告的话也求过，但终究挽回不过来乖运临头，全家指望着父亲卖柴度日。

时光无情的拖延下去，生活一天困难一天，父亲重荷着命运的折磨，就撇下幼子弱妻而长去了。王材那时才十四岁。

王材跟着母亲过了几年的乞讨生活，后来得秦妈的举荐，给秦大爷家烧火。经过无数的折磨，去年夏天才到这西山脚下姚家寨的寨主姚泽民家里做饭。

王材恃着自己的诚实和吃苦，尚能博得主人的青眼。不过也有几次觉得主人太过于仗势欺人，而以前抱着尽忠主人的热忱，因之也慢慢的冷了下来。

有一次姚泽民命手下的勇^①，用鞭子打吊在梁上的一个少年。他想，阿五是他的佃户，为什么打得死去活来？他又不少分给一把粮食，究竟犯着什么重大的罪呢？大爷平素又看得起他，不时常到他家里去；大爷除了进城或上近处几个富人绅士家里去，佃户的门限，是从没登过的，也只有阿五们的家里。啊，是的，也不知是不是因为阿五昨天无缘无故的把妹子打了一顿，妹子告到大爷这边，才派两名勇把阿五抓来替她出气？这是人家的家事，劝劝了了，何苦如此！又一转念，想着总是阿五不对，罪该如此。几分钟的不平，霎时融化。

这次遇见姚大爷凶神般的命令着打人，王材以先抱不平，及至一转念到“总是阿五不是，罪该如此”上，心里也就没有什么了。只有一件使他永抱不平，而且永不能释之于心的事情，可说是雪香的受虐待。

① 勇就是恶霸地主手下的武装，即乡兵、乡勇，简称勇。

雪香是姚家的婢女。郁郁寡欢的面庞，含泪的秋波，沉静冷默的态度，处处都表现出她是一个世间的不幸者。她九岁时被忍心——不，大概是饿急了——的父母卖给姚家，在姚家消磨了六年的光阴，尝尽了痛苦的滋味！

是一个冬天的早晨吧。她不知为什么从六点钟一直跪到八点钟。冬天的北风像带了刀子似的砭着她的肌骨，膝盖跪在地上，也渐渐儿由疼痛而变为麻木。但她看这不过是家常便饭，吃惯了的苦菜，不过抽咽罢了。不，不，其实她哪敢哭出声来！

王材起初的感想，“总是雪香不是，罪该如此”，所以并不放在心上。及至由女嫂^①们口里得着了真确的报告后，心里这才再也忍不下去。据女嫂们说：她今天早晨，给姚大奶拿尿盆，大奶说被窝里冒了风；恁大丫头不会侍候人，打她是应该的。

王材想来想去，想着她是个穷人的女儿，没有父母，也没有亲人；穷人侍候富人是应该的，可是为这样小小的事情，竟值得挨打，罚跪？她从小就卖给人家当丫头，比自己的命还要苦些，那么苦命人就够可怜，哪堪一天几遍的受人打骂！

他看看伙计掌柜几十口子一个一个的都吃毕饭，她还是跪在院里受冻，挨饿，悄悄抽咽。他偷偷的端过来一碗饭，谁知她只向他望了一眼，抽咽得越发紧急。待要开口劝她时，霹雳一声，两人同时打了个寒战，回头一看，姚大奶正恶狠狠的注视着他。

“老王！谁命你给她端饭！哼，面子不小！”王材瑟缩的将饭碗搁下，走出二门外去。

从此以后，主人对于他的态度，也由青眼而变为白眼，冷酷，嫉妒，愤恨的面孔也不时临到。每逢雪香挨打，总可以听到姚大奶的声音：“雪香，老王待你好！你跟他跑去！”在王材只觉先前他自己多事，招致没趣；这不过是主人对自己的疑嫉。谁知道掀天风波，

① 女嫂即女佣人。

萌芽于此！

一天，王材正在门前地上蹲着吸烟，心里浮现着跪在院中地上，抽咽着的她的影子。不凑巧烧火的小七又来打断他的默思。

“王大哥，你家来说‘你娘有病，叫你快回来。’大爷也答应了，叫你回去看看快来。”

“真的？”

“谁和你说玩话！”

“大爷答应了？”他眼角噙着泪问。

“他说了，叫你回去快来。——大概不要紧的，你也不必难过。”

这一天上午，王材暂时离开姚家寨了。出门时，尚隐隐的听见由院里传出的鞭子声和哭叫声。

“雪香又在挨打了！”

二

“材儿！你跟他们去吧！……我的病已经好完全了。你看姚大爷立等着叫你，事是一定很关紧的。……”

“是的，王大哥，大爷叫你马上去，不要耽误了！”两个勇在旁催着。

“材儿！快走吧！莫叫大爷等生气！”她又扭过头来对勇们说，“以后再打这边过了到屋里来，乡下别的没有，白开水，点火就是。”

“只要打这条路走，还能不到家里？——哪，你老在屋，俺们此刻就走。”一个回过头来，“走吧，王大哥！”

“走！……”王材望了望母亲，眼泪淌淌直流。

“材儿！停三五天问大爷要两串钱捎回来啊！”三个影子已经走出村外，慢慢的在野外消失。

王材跟着两个捉命鬼向姚家寨走来。一路上想着：大爷叫我为何这样紧急，莫非有大祸临头？但看他叫得这样的关紧，是决没有好消息的！于是他想到早晨老鸱在屋脊上是怎样的怪叫，夜里又做了好多凶梦，都是不祥之兆。而从现在的情形看来，和叫阿五时没有两样。但究竟是自己犯了什么罪呢？……这好些天他没有管雪香的闲事了，自己又没有像阿五有一个漂亮的妹子，连累招祸；到底是怎的一回事呢？几次他去向两个捉命鬼询问，他俩都装出一副冷酷的态度来答道：“走吧！自己还不知道？莫装糊涂啦！”王材不敢多嘴，坐在闷葫芦里被他们带到姚大爷的面前。

“老王！来了！可恶的东西！”

“……”王材一时摸不着头脑。

“还不给我吊起来！——往死处打！”

“……”王材吓得说不出话来。黄色的脸上现出乞怜和哀求，眼巴巴的看着绳子向两只手上绞去。

“说罢——老王！”勇们说着就把王材吊起来。

“掌柜的……”

旁边的一个勇赶快给他使了个眼色，悄声说：“莫这样叫。”王材改口叫道：

“……大爷！我没有错……”

“混蛋！打！”

兵！兵兵！……

“……唉哟！……我的妈呀！大爷！……唉哟！……我实在……实在没有错呀！……唉呀……”

“可恶的东西！非打死不可！”

“说吧，老王！”勇们说了又打。兵，兵，兵兵，……

“唉哟……唉哟……唉……哟……我的妈……呀……我没有错呀！……唉哟……！”

“打死你全当打死个鸡子，可恶东西！”

继续又是乱打，乱叫，乱哭，乱骂……

这一幕惨剧，直演到多半点钟，慢慢的停松一会儿，这才开始审问。好像刚才的一幕，只算是一料消气剂。

“你说，你说，你说你把雪香现在藏在哪儿？”姚泽民气急的问。

“你看你老王多不是东西，那天早晨我打雪香，你就不愿意，后来你俩总在咕咕唧唧，现在你把……”姚大奶噜噜嗦嗦还没说完。

“滚后去！有你插的嘴！——你说你把她拐到哪里去了？”

这没头没脑的案子，教王材由何处招供？他在呻吟之下，想着想着胆大起来。

“掌柜的，你说我拐走雪香有什么凭据？我回去了半月，雪香跑不跑我一字不知。还无缘无故把我吊起来往死处打，……你就打，也要问个青红皂白，你也不过有钱，有势，能走衙门……吁……”

“混蛋！给我着实打！”

“打！”

“打！打！”所谓狗腿子勇们应声吆喝。

在狗腿们一阵用力酷打之下，他的气息也就渐渐儿如游丝般的小了下去。再停二十分钟，我们可以看见在地上放着一位奄奄的青年。

三

“材儿！……你疼的……轻不……轻？……唉！口发……渴？……心里还着急？……”

“娘呀！……不得了……啦！给你撒得好可怜啊！——吁——有……凉水……没有？我心里发急。……”

“凉水？……我的儿呀你敢喝？……”

“不要紧的，娘！我心里发急。……儿别的都不挂心，就是给你……撇得好……可怜啊！”

一间用泥土和麦秸盖成的房子，门前堆着一堆粪，屋里一张破席上躺着垂危的青年。门后的四个烂坯头上，一个破烂的小锅，锅底只有一把冰冷的死灰。地上放着两个黑瓦碗，一把柴火。这些是他的所有了。他是在昏迷中被人从姚家抬回来的。

“儿呀！不要光说死，养两天就好了。你看你……死……了……娘怎过哩！……”

“……”王材的眼泪如雨珠般奔出，似乎心里有无限的哀鸣叫不出来，只将头翘一翘看了看可怜的母亲。

“材儿，你想说什么？……不过他们有钱有势，你好了咱不给他住^①就是了，咱还有什么力量来……出……气？！”

“娘呀！儿是不能……好了！我……我死后……你怎过哩？！……”

“挨两下子打，哪能会死？……你真要有点不……好，……娘现在还能动……弹，要半年饭，……还能……不去寻……你！……”

三月的天气，还带着残冬的余寒。王老婆看看儿子一阵地乱抓乱哼的发了阵急，出了一身冷汗，慢慢的平静下去；一忽儿，眼又睁了几睁，比平时睁得还要大些，两只手慢慢的伸开，又慢慢的合住，头翘了两翘，终于又放到席上，向她望了一望，眼角迸出两粒苦泪，凶门渐渐黄了下来，黄到眼上，到鼻尖。从此，王材舍了风烛残年老母，饮恨而逝！

王老婆从昏迷中被邻人救醒，喊了两声：“材儿！材儿！”又哭

^① 住，意思是当雇工。因当雇工是住在主人家中，所以南阳一带口语说当雇工为“住”。

得几死复苏，这才止住了哭。大家商量了半天，决定关于王材的埋殡由全村担负。

时光飞也似的奔流过去，由春而夏，而冬，整整的八个月了。

四

王婆从坡上哭毕回来，拿着破碗和茨条往邻村讨饭去了。今天她好似不祥的老鸱一样，还没有进谁家的门，就听见门里的女人们说，“王老婆，你不隔三天不来，今天可没东西给你！”于是她只好再转一家，但没有一家不这样严词拒绝。看看日到中午，她索性离开熟地方，往生处走去。

太阳嵌到山顶的时候，她在一座乱葬坟里休息。她从来也没到过这个地方，也不知距家多远。她回忆着往事，又想到今天总算对住了儿子了，要的钱还给他买了两张纸烧烧。不过一想到上半年邻村女人们的样子来，便有点恐怖和绝望。她蓦觉到这葬坟里有鬼，鬼在背后吱吱啾啾的。她赶紧的回头一望，心里的突突声才渐渐儿停了下来。

一个私塾先生模样的人蹲在一座坟前，正念着那坟边立的小石碑。

“……本年三月间，北小河浮一女尸。该死者年约及笄，衣服整齐。虽肢体已腐，而多处伤痕犹在。继由死者衣袋中检出红绸毛巾，上写‘雪香’二字。本村人众，因不忍死者骨骸之暴露，爰捐资而殓之。……”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开封

(原载一九二九年九月《河南民报》副刊第二十九、三十期，

署名雪痕)

强 儿

“呵，乖娃子，好好喝吧！……嗽！喝……吧！听话的乖娃子，喝吧，呵，喝吧！”

“……不。……妈！……”

“乖乖，多听话的乖乖，赶快的喝吧，喝下去就好了。”伊凄痛柔婉的哄着。

强儿终于一半灌一半喝的将药吃下去。

一颗瘦而黄的小头颅，放在伊的怀里。鼻翅微微的扇动着，表示他尚有一线的未到绝望。眼皮轻轻的合着，脑门上滚着粒粒的汗珠，好像十分疲惫似的。

“妈！”强儿在怀里挣扎了一阵，鼻子一会儿的急促抽动过去，又慢慢的平静下来。

伊看了看强儿的样子，只剩了奄奄一息，屋里的东西，都愁惨的病态死样的静寂，静寂仿佛对伊说：“完了，完了，什么盼望都完了！人生尽都是悲剧的材料，漫漫的漆黑的歧路，那正是人生之道！”

暖哟！伊流着酸痛之泪了！

酸痛深压着伊的灵魂，迫着伊回忆到种种往事：

伊的丈夫是一个三十多岁的聪明人。他，也教过学，也干过公事，最后又做过生意，但不知何故，总是常常的闹着饥荒。

他常年的脸色，苍白而冷漠，从不曾有过一次的笑影。他不好